

八一年滿地可會議——簡報及反省

湯漢

(甲) 簡報

由加拿大基督教協會轄下的「加中友誼」所籌辦的中國教會國際會議，已於上月二日至九日假加拿大滿地可舉行。會議主題為「新的開端」。來自世界各地的出席者約共一百六十人，中國內地天主教及基督教首次選派了一個十人組成的聯合代表團參加。天主教方面三位：北京主教傅鐵山、漢陽主教涂世華、岳陽副主教王子澄神父。上海教區信友陸薇讀先生因病不克出席。基督教方面七位：中國基督教協會主席丁光訓主教、副主席江文漢博士、助理執行秘書韓文藻教授、常務委員沈以藩牧師、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趙復三博士、金陵協和神學院副院長陳澤民教授、江蘇基督教協會主席蔣佩芬姊妹。

這個為期八天的會議，除了首尾兩天用作開幕及閉幕儀式外，其餘六天可分為三大部份，介紹如下：

第一部份（十月三、四日）由南美、南韓、菲律賓、斯里蘭卡、海地、加勒比、美國及加拿大的神學家或有關人士講述本國人民的掙扎經驗及神學。而脈絡神學（Theology of Contextualization）則是全部發言的焦點。

第二部份（十月五、六日）由中國內地十位代表闡釋新中國的轉變、體驗及神學反省。重要發言計有：傅鐵山主教的「中國天主教神職教友為基督做見證」和「在新中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涂世華主教的「獨立自主是一項權利」；王子澄神父的「從盲目服從到獨立自主的新認識」；丁光訓主教的「困難與展望」；陳澤民副院長的「中國教會神學思想點滴」；江文漢博士的「基督教過去在中國『洋』到什麼程度？」和「我怎樣認識新中國」；趙復三博士的「殖民主義與傳教運動」及「從神學看獨立自主」；沈以藩牧師的「新中國怎樣使基督徒進行新的神學思考」和「一個中國基督徒的自由觀」；蔣佩芬女士的「一個福音派的想法」；韓文藻教授的「談談中國教會的國際交往問題」。

輪到第三部份（十月七、八日）進行時，參加者分成兩組：一組討論國外人士關懷中國內地教會的守則，另一組討論中國天主教問題。我參加了後者。我們分別向三位國內天主教代表簡介梵二轉變的前因後果和世界各地天主教會近況及神學發展。三位代表亦把籌辦天主教修院教育計劃及中國內地教會現況告訴我們。雙方都以欣悅的態度留心細聽。

至於每天的時間分配，上午主要用於演講，下午及黃昏大多用於小組討論和大組分享。整個過程充滿融洽氣氛。

我個人對中國代表的其中四篇發言特別感覺興趣，故摘錄它們的一些內容，與讀者們分享。

(一)陳澤民副院長所發表的「中國教會神學思想點滴」，其廣度概括整個教義神學，其立論則與很多西方現代神學家相近。我相信他的發言是中國金陵協和神學院集體努力的成果。他指出中國神學已進入「解放後的階段」(Period of Post-liberation)說：「中國教會和拉丁美洲教會的一些思想家，都同樣經歷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會歷史階段，我們的觀點也同樣是從歷史實踐和人民立場出發。因此在神學思想上有些相近，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雖然是不同戰綫上的戰友，但拉丁美洲的朋友們把神學作為在社會鬥爭和政治鬥爭中爭取解放的思想武器，而中國人民，包括中國基督徒在內，已經在三十年前取得了政治上的解放。我們的神學不是像拉丁美洲的基督徒所理解的那樣，以解放為目的。我們以為神學的任務應該是和解。」

(二)趙復三博士所講的「殖民主義與傳教運動」，啟示了中國內地教會領袖的一些重要觀點。他指出：「傳教事業與殖民主義的歷史關係並不意味傳教士都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擁護者。(1)很多傳教士都曾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提出各種批評，這個事實是大家都看到的。(2)也要承認另一方面的事實；傳教士在所到國家，在表示『超政治』的同時，往往支持當地政府，認為它代表法律和秩序，多半反對任何暴力，因而也不贊成任何人民革命運動。這樣就在客觀上站到了殖民主義國家所支持的當地反動政府一邊，這也是差會通常的政策。(3)至於傳教士從事政治活動，支持殖民主義，那是極少數。」

(三)韓文藻教授在「談談中國教會的國際交往問題」時，聲明了中國教會必須先獨立自主(Independence)，才能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他重申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三日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決議中有關「分別情況、區別對待」的說話如下：「中國教會在堅持三自愛國道路的同時，願同國外的教會與信徒，在互相尊重的原則下，進行平等友好的交往，促進主內團契。但是對於國外少數人堅持敵視新中國，漠視我國教會主權，漠視我國三自愛國原則立場，意圖分裂中國教會，以『傳福音』為名，進行各種反華和滲透活動，我們是堅決反對的，各國許多信徒也是反對的。這些人的圖謀註定要失敗。」

(四)王子澄副主教所講的「從盲目服從到獨立自立的新認識」，其內容是要說明，今日中國內地愛國會所推動的天主教會仍是四百年前利瑪竇傳入的天主教會。每個教友有自由選擇及接受現行社會制度，「這是政治問題，不是宗教問題。」從五十年代起，中國教會所發生的事情，是中國教會幾百年歷史的邏輯結果。」可以比喻為第二次「禮儀之爭」。

(乙)反省

究竟中國代表的發言啟發我們什麼？作為一個神學工作者，我願意特別提出兩點神學問題與讀者一起思考：

1. 神學方法 —— 去年朱蒙泉神父送給我一篇美籍羅拔米湛 (Robert A. Mitchell) 神父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所寫的文章，題目為「在信仰的光照下做研究：各種神學反省」(“Search Illustrated by Faith; Varieties of Theological Reflection”)。該文指出目前美國 Woodstock 神學中心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五項重要因素：

- (一)取材：注重世間問題，如科學與人的進步，信仰和正義。
- (二)科際：集思廣益，從不同角度去了解問題的價值、意義和目標。
- (三)團隊：多方學者在信仰的光照下共同研究問題，彼此交流意見。
- (四)經驗：與現實接觸，以獲取個人的親身經驗。
- (五)發現交界因素：當一項研究發現出世間問題彼此相關的因素，這項研究才開始有所推進。

思考今次中國代表發言的取材和重點，我發覺他們所採用的神學方法，與上述文章所指的方法，有十分近似的地方。

- (一)在取材方面，陳澤民副院長指出：「今天中國人民和學術界，通過報刊和廣播所反映出來的許多議論（所謂「世俗思想」）也是我們的材料。例如關於唯心主義思想在哲學史上的作用和價值、人生的意義、『心靈美』的道德意義、和宗教的性質與社會作用等等問題的討論，都對我們有新啟發。」（「中國教會神學思想點滴」）。
- (二)在科際方面，中國代表的演講多是先從社會科學和文、史、哲去了解社會問題，然後才在生活和經驗裡識別天父的旨意。
- (三)在團隊方面，丁主教在私人談話時承認，金陵協和神學院的三十多位教職員所組成的團隊，是中國基督徒發展本地神學的一個重要因素。
- (四)在經驗方面，蔣佩芬教授及江文漢博士的演詞特別明顯地表露了個人親身的經驗。
- (五)至於交界因素，則不勝枚舉，特別是在宗教自由、教會獨立自主、自然與恩寵、愛國愛教等問題上，中國代表的發言都包括了交界因素的分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美國 Woodstock 的神學中心以及中國金陵協和神學院對神學方法的重視，提醒我們在香港或世界其他地方從事神學工作的人，亦應努力找尋適合建立本地神學的方法。

2. 神學內容 —— 我們可以集中在兩個重點反省：

(一)「解放」與「和解」：中國代表指出，中國神學與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相近；但拉丁美洲的神學以「解放」為目的，而中國的神學進入解放後的階段，以「和解」為任務。這短短幾句話提醒我們解放神學本身所包含的三個幅度：社會幅度、過程幅度、和宗教幅度。

- (1)社會幅度：解放神學新穎之處，在於徹底超越了個人救贖的狹窄觀念。因為罪不單使個別心靈腐敗，還滲入歷史和社會的架構中，使經濟、政治及文化都變成壓迫人的制度，而解放的目的，便是要對付這些架構和制度，促使正義與和平的天國早日在世上實現。

(2)過程幅度：雖然國外人士常以「解放」一詞概括了「解放」與「和解」兩方面的意義。但國內代表却把這兩方面的意義分別以不同字眼表達，故此認為中國神學已越過「解放階段」而進入「和解階段」。這種從「破」到「立」的表達法，更清楚地指出解放需要過程，需要不斷努力，並非一蹴即成。

(3)宗教幅度：正如陳澤民副院長指出，和解更重要的意思，「是使背離了上帝的人，通過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整個人類綿長的歷史過程中，重新回歸上帝，與慈愛的天父上帝和解。」（「中國教會神學思想點滴」）所以解放不單是在歷史中進行，更應超越歷史進入每個人的存在深處，達到天人的融和。

事實，為實現基督的國度，每個基督徒都應參與解放，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所採用的方法，却意見不一：有人主張徹底的改革，有人主張漸進的改良；有人認為應從社會制度做起，有人却認為應由個人內心做起。所以，對於解放的方法尚需深究和選擇，以配合不同社會的實情。

(二)「獨立自主」：我以為中國代表所提出的「獨立自主」呼聲，不但貫徹他們的一切發言，並且給國外人士三點訊息：

(1)既然中國教會所提倡的「獨立自主」牽涉到整個中國近代歷史、政治、社會及文化等複雜因素，所以面對這個複雜的問題時，我們不能再運用昔日那套簡單的分析去判斷和回答，却應重新深入研究。

(2)這個「獨立自主」的呼聲也要表示，今日國內基督徒並不是要放棄他們的信仰，而是要積極努力找尋方法，使教會與今日中國社會發生密切的關聯。

(3)這個呼聲亦要求我們相信聖神的力量。如果中國教會今日所走的「自主獨主」的道路是正確的，與神的旨意相合，必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所以，國外人士切勿給予過份的關懷，以至被誤為違法的干涉。

所以，面對今日國內教會所提出的「獨立自主」問題時，我們國外人士的分析切忌簡化，判斷切忌消極，行動切忌急躁。

總括來說，我覺得這次會議十分成功，也使我獲益不淺，尤其是與國內代表的人際接觸上，令我非常滿意。看到國外人士的接納和尊重異己，也覺察到國內代表的開放，我更感到天主教會內的和解，充滿希望。